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九

子罕第九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

正義曰此篇皆論孔子之德行也故以次泰伯堯禹之至德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

故希言也

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正義曰此章論孔子希言也

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孔子以其利命仁三者常人寡能及之故希言也○注罕者至言也○正義曰釋詁云希罕也轉互相訓故罕得為希也云利者義之和也者乾卦文言文也言天能利各物使物各得其宜而和同也此云利者謂君子利益萬物使物各得其宜足以和合於義法天之利也云命者天之命也者謂天所命生人者也天本無體亦無言語之命但人感自然而生有賢愚吉凶窮通天壽若天之付命遣使之然故云天之命也云仁者行之盛也者仁者愛人以及物是善行之中最盛者也以此三達巷黨人曰大者中知以下寡能及知故孔子希言也

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鄭曰達巷者黨名也五百家為黨此黨之人美孔子

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

執射乎吾執御矣

鄭曰聞人美之承之以謙吾執御欲名六藝之卑也

疏達巷至御

矣。正義曰此章論孔子道藝該博也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者達巷者黨名也五百家為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者孔子聞人美之承之以謙故告謂門弟子曰我於六藝之中何所執守乎但能執御乎執射乎乎者疑而未定之辭又復謙指云吾執御矣以為人僕御是六藝之卑者孔子欲名六藝之卑故云吾執御矣謙之甚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

純儉吾從眾

孔曰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為之純絲也絲易成故從儉

拜

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

王曰臣之與君

行禮者下拜然後成禮時臣驕泰故於上拜今從下禮之恭也

疏

子曰至從下。正義曰此章作孔子從恭儉吾

從衆者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爲之故云麻冕
禮也今也謂當孔子時純絲也絲易成故云純儉用絲雖不
合禮以其儉易故孔子從之也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
違衆吾從下者禮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拜是禮
也今時之臣皆拜於上長驕泰也孔子以其驕泰則不孫故
違衆而從下拜之禮也下拜禮之恭故也○注孔曰至從儉
○正義曰云冕緇布冠也者冠者首服之大名冕者冠中之
別號故冕得爲緇布冠也士冠禮曰陳服緇布冠纁項青組
纁屬于纁記曰始冠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綏
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云古者績麻三十升
布以爲之者鄭注喪服云布八十縷爲升○注王曰至恭也
○正義曰云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禮者案燕禮
君燕卿大夫之禮也其禮云公坐取大夫所饔餼與以酬賓
賓降西階下再拜摯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注升成拜
復再拜摯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又覲禮天子賜
侯氏以車服諸公奉篚服如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
史氏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
拜摯首升成拜皆是臣之與君行禮下拜然後升成禮也

子絕四母意

以道爲度故不任意

毋必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無專必

毋固

無可

無不可故

毋我

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不

疏

子絕四毋意毋

必毋固毋我

正義曰此章論孔子絕去四事與常人異也

毋不也我身也常人師心徇惑自任已意孔子以道為度故

不任意常人行藏不能隨時用舍好自專必惟孔子用之則

行舍之則藏不專必也常人之情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好

堅固其所行也孔子則無可無不可不固行也人多制作自

異以擅其身孔子則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衆萃聚和光同塵

而不自異故

子畏於匡

包曰匡人誤圍夫子以為陽虎

不有其身也

子畏於匡

陽虎曾暴於匡夫子弟子顏尅

時又與虎俱行後尅為夫子御至於匡匡人相與

曰文王

共識尅又夫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匡人以兵圍之

曰文王

既沒文不在茲乎

孔曰茲此也言文王雖已死其文見在此此自謂其身

天之

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

孔曰文王既沒故孔

子自謂後死言天將喪此文者本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也

天之未喪斯文也

匡人其如予何

馬曰其如予何者猶言奈我何也天之未喪此文則我當傳之匡人欲奈我何

言其不能違天以害已也

疏

子畏至予何。正義曰此章記孔子知天命也子畏於匡者謂匡人以兵圍孔子記

者以衆情言之故云子畏於匡其實孔子無所畏也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者孔子以弟子等畏懼故以此言論之茲此也言文王雖已死其文豈不見在我此身乎言其文見在我此身也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者後死者孔子自謂也以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已爲後死者言天將喪此文者本不當使我與知之今既使我知之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者如予何猶言奈我何也天之未喪此文則我當傳之匡人其欲奈我何言匡人不能違天以害已也。注包曰至圍之。正義曰此注皆約世家述其畏匡之由也案世家云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冠爲僕以策指之曰昔日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貌類陽虎拘焉五日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已下文與此正同是其事也

大

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孔曰大宰大夫

官名或吳或宋未可分也疑孔子多能於小藝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

能也

孔曰言天固縱大聖之德又使多能也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

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包

我少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

疏

大宰至多也。正義曰此章論孔子多小藝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者大宰大夫官名大宰之意以為聖人當務大忽小今夫子既曰聖者與又何其多能小藝乎以為疑故問於子貢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者將大也言天固縱大聖之德又使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者孔子聞大宰疑已多能非聖故云知我乎謙謙之意也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者又說以多能之由也言我自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為鄙人之事也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者又言聖人君子當多能乎哉言君子固不當多能也今已多能則為非聖所以為謙謙也。注孔曰至小藝。正義曰云大宰大夫官名者案周禮大宰六卿之長卿即上大夫也故云大夫官名也云或吳或宋未可分也者以當時惟吳宋二國上大夫稱大宰諸國雖有大宰非上大夫故云或吳或宋未可分也鄭云是吳大宰嚭也以左傳哀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

子貢對又子貢嘗適吳故
鄭以為是吳大宰嚭也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子曰子牢也試用也言孔
疏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正義曰此章論孔子多技

藝之由但與前章異時而語故分之牢弟子琴牢也試用也
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於時故多能技藝。注牢弟子子牢

也。正義曰家語弟子篇云琴牢衛人也
子牢開一字張此云弟子子牢當是耳
子曰吾有知

乎哉無知也
言者知意之知也知者
有鄙夫問於我

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孔曰有鄙夫來問於
我其意空空然我則

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
疏 子曰至竭焉正義曰此章言孔
之竭盡所知不為有愛

知乎哉無知也者知者意之所知也孔子言我有意之所知
不盡以教人乎哉無之也常人知者言未必盡今我誠盡也

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者此舉無知
而誠盡之事也空空虛心也叩發動也兩端終始也言設有

鄙賤之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則發事之終始兩端以
告語之竭盡所知不為有愛言我教鄙夫尚竭盡所知況知

禮義之弟子乎明無愛惜乎其意之所知也。注知者至誠盡。正義曰云知者知意之知也者知意之知猶意言意之所知也云知者言未必盡者言他人之短者言之以教人未必竭盡所知謂多所愛惜也云今我誠盡者謂孔子言今我教人實盡其意之所知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

已矣夫

孔曰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此瑞吾已矣夫者傷不得見也河圖入卦是也

疏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正義曰此章言孔子傷時无明君也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无此瑞則時無聖人也故歎曰吾已矣夫傷不得見也。注孔曰至是也。正義曰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者禮器云升中於天而鳳皇降援神契云德至鳥獸則鳳皇來天老曰鳳象麟前鹿後蛇頸魚尾龍文龜背燕含雞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翺翔四海之外過崐崙飲砥柱濯羽弱水莫宿丹穴見則天下大安寧鄭立以爲河圖洛書龜龍銜負而出如中候所說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甲似龜背袤廣九尺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錄紀興亡之數是也孔安國以爲河圖卽八卦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

包曰冕者冠也大夫之服

也誓言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包曰作起也趨疾行也此夫子哀有喪尊

在位恤不成人疏子見至必趨。正義曰此章言孔子哀有喪尊

者齊衰周親之喪服也言齊衰則斬衰從可知也冕冠也大

夫之服也誓言也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者作起也趨疾

行也言夫子見此三種之人顏淵喟然歎曰聲仰

雖少坐則必起行則必趨之彌高鑽之彌堅言不可窮盡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言恍惚不可為形象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循循次序貌誘進也言

有所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

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孔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

博我又以禮節節約我使我欲罷而不能已竭我才矣其有

所立則又卓然不可及言已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

子之疏顏淵至也已。正義曰此章美夫子之道也顏淵

所立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

後者喟歎聲也彌益也顏淵喟然發歎言夫子之道高堅不可窮盡恍惚不可為形象故仰而求之則益高鑽研求之則益堅瞻之似若在前忽然又復在後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者循循次序貌誘進也言夫子以此道教人循循然有次序可謂善進勸人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者末無也言夫子既開博我以文章又節約我以禮節使我欲罷止而不能已竭盡我才矣其夫子更有所創立則又卓然絕異已雖欲從之無由得及言已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之所立也

人為臣

鄭曰孔子嘗為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

病間曰久矣哉由

子疾病

包曰疾甚曰病

子路使門

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孔曰少差

日間言子路久有是心非今日也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

死於二三子之手乎

馬曰無寧寧也二三子門人也就使我有臣而死其手我寧死於弟

子之手乎

且予縱不得大葬

孔曰君臣禮葬

予死於道路乎

馬曰

就使我不得以君臣禮葬有二疏子疾至路乎。正義曰

三子在我寧當憂棄於道路乎此章言孔子不欺也子

疾病者疾甚曰病子路使門人爲臣者以孔子嘗爲魯大夫

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家臣之禮以夫子爲大夫君也病間

日久矣哉由之行詐也者少差曰間當其疾甚時子路以門

人爲臣夫子不知及病少差知之乃責之言子路久有是詐

欺之心非今日也故云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

吾誰欺欺天乎者言我既去大夫是無臣也女使門人爲臣

是無臣而爲有臣如此行詐人蓋知之是人不可欺故云吾

誰欺既人不可欺乃欲遠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

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者無寧寧也二三子門人也言就

使我有臣且我等其死於臣之手寧如死於其弟子之手乎

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者大葬謂君臣禮葬言且

就使我縱不得以君臣禮葬有二三子在我寧當憂棄於道

路乎言必不至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

死於道路也求善賈而沽諸馬曰韞藏也匱匱也謂藏諸匱

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包曰沽之哉不銜賣

疏

子貢至者也。正義曰此章言孔子藏德待用也。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者子貢欲觀孔子聖德藏用何如故託玉以諮問也韞藏也匱匱也諸之沽賣也言人有美玉於此藏在匱中而藏之若求得善貴之賈寧肯賣之邪君子於玉比德子貢之意言夫子有美德而懷藏之若人虛心盡禮求之夫子肯與之乎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者孔子荅言我賣之哉不銜賣之辭雖不銜賣我居而待賈言有人虛心盡禮以求我道我即與之而不吝也

子欲居九夷

馬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

或曰陋如之何

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馬曰君子所居則化

疏

正義曰此章

論孔子疾中國無明君也子欲居九夷者東方之夷有九種孔子以時無明君故欲居東夷或曰陋如之何者或人謂孔子言東夷僻陋無禮如何可居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者孔子荅或人言君子所居則化使有禮義故云何陋之有。注馬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正義曰案東夷傳云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又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麗四曰滿飾五曰鳧與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

子曰吾自

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鄭曰反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

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

疏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正義曰此章記

孔子言正廢樂之事也孔子以定十四年去魯應聘諸國魯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也。注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正義曰案

左傳哀十一年冬衛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

曰衛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

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

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杜注

子曰出則事

云於是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也

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

有於我哉

馬曰困亂也

疏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

哉。正義曰此章記孔子言忠順孝悌哀喪慎酒之事也困

亂也言出仕朝廷則盡其忠順以事公卿也入居私門則盡

其孝悌以事父兄也若有喪事則不敢不勉力以從禮也未

嘗為酒亂其性也他人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故曰何有於

我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包曰逝往也言凡往

也者如疏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正義曰此章記孔子感歎時事既往不可追復也逝往

也夫子因在川水之上見川水之流迅速且不可追復故感之而興歎言凡時事往者如此川之流夫不以晝夜而有舍

止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故發此言

疏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正義曰此章孔子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也子曰譬如

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包曰簣土籠也此勸人進於道德為山者其功雖已

多未成一籠而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見其志不遂故不與也譬如平地雖覆

一簣進吾往也馬曰平地者將進加功雖始覆一簣我不以其功少而薄之據其欲進而與之

疏子曰至往也。正義曰此章孔子勸人進於道德也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者簣土籠也言人之學道

垂成而止前功雖多吾不與也譬如為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籠而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見其志不遂

故吾止而不與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者言人進德脩業，功雖未多，而強學不息，則吾與之也。譬如平地者，將進加功，雖始覆一簣，我不以其功少而薄之。據其欲進，故吾則往而與之也。子曰：語之而不

惰者其回也與？

顏淵解故語之而不惰餘人不能盡解故有懈惰於夫子之語時其語之而不解

疏

子曰語之而不

惰者其回也與。正義曰：此章美顏回也。惰謂懈惰也。言餘人不能盡解故有懈惰於夫子之語時其語之而不解。惰者其唯顏回也與。顏淵解故也。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

見其止也。

包曰：孔子謂顏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

疏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

也。正義曰：此章以顏回早死，孔子於後歎惜之也。孔子謂顏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也。子曰：苗而不

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孔曰：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

喻人

疏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亦然。正義曰：此章亦以顏回早卒，孔子痛惜之為之作

譬也。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

不如今也

後生謂年少

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

畏也已疏

子曰至也已。正義曰此章勸學也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者後生謂年少也

言年少之人足以積學成德誠可畏也安知將來者之道德不如我今日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者言

年少時不能積學成德至於四十五十而令名無聞雖欲強學終無成德故不足畏也

子曰法語之

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

孔曰人有過以正道告之口無不順從之能必自改之乃

為貴異與之言能無說乎釋之為貴

馬曰異恭也謂恭孫謹敬之言

聞之無不說者能尋釋行之乃為貴

說而不釋從而不改吾末如之

何也已矣疏

子曰至已矣。正義曰此章貴行也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者謂人有

過以禮法正道之言告語之當時口無不順從之者口雖服從未足可貴能必自改之乃為貴耳異與之言能無說乎釋

之為貴者異恭也釋尋釋也謂以恭孫謹敬之言教與之當時聞之無不喜說者雖聞之喜說未足可貴必能尋釋其言